

# 她们说

你 想 过 哪 一 种 生 活 ？

姚皓韵◎著



上海三联书店

# 她们说

姚皓韵◎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们说/姚皓韵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 6

ISBN 978-7-5426-5919-4

I. ①她…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0794 号

## 她们说

著 者 / 姚皓韵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7.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919-4/I·1242

定 价 / 2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39-2925628

# 目录

|          |           |
|----------|-----------|
| 一 / 002  | 十五 / 107  |
| 二 / 012  | 十六 / 114  |
| 三 / 022  | 十七 / 122  |
| 四 / 032  | 十八 / 128  |
| 五 / 039  | 十九 / 138  |
| 六 / 049  | 二十 / 143  |
| 七 / 053  | 二十一 / 154 |
| 八 / 057  | 二十二 / 174 |
| 九 / 065  | 二十三 / 179 |
| 十 / 075  | 二十四 / 196 |
| 十一 / 080 | 二十五 / 209 |
| 十二 / 085 | 二十六 / 215 |
| 十三 / 089 |           |
| 十四 / 096 | 后记 / 221  |

高级购物中心，容貌姣好的女人推豪华童车走在 CHANEL 门口，身体散发高档香水味道；地铁站人流中，一个人刷完卡笑对同伴：“还剩四块六”，另一个看看自己余额：“我还有两块八。”

· 你想过哪一种生活？

你想过哪种？

曾经林果和许宝这么问对方。

十年后她们坐在一辆车里，中档车，在北京夜路上开，天很暗，车灯很亮，空气太糟，强雾霾。慢慢有点儿红的民谣歌手在 CD 里唱歌，歌手挺年轻，一个胖子，唱女子与海滩，有点儿诗人的意思。两个人都不说话，竟慢慢都有种想要流泪的感觉，但没有，克制住了，泪水沾湿了睫

毛。这糟糕的天气。

人为什么想流泪呢？反射性还是情感性？也许都有。她们猜自己以前不会，十年后，她们听出了歌声以外的东西，赋予它自己的意义。

就像十年前她们一起看戏，台上那男人死死抱住女主角，歇斯底里的爱情似乎深入骨髓，女主角开始流泪，那男的更大声了。林果和许宝并排坐着，没去看彼此，但用伸在空气里的触角感觉到了——作为文艺女青年的她们热泪盈眶，其中一个甚至哭了，啜泣起来。反射性还是情感性？也许都有。

所以，或许十年前也能听出些什么，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成熟而否定了年轻。

一

十年前的夏天炽热无比，中国最大城市里地铁只有三条，她们是无数高的矮的美的丑的洋的土的姑娘中面目不清的两个。

许宝贷款买了房，刷妈妈储蓄卡。那是高楼里的大套间，简装，有开放式厨房。好朋友林果来参观，喂，居然在北京有房了，一平米好几千！

那个夏天炽热无比，热力蒸腾起波纹一样的东西，弥漫开，事物在波纹里荡漾，略微扭曲，似幻似真，书上说，



一切都是“相”，佛家讲的，本来无一物。然而世俗之人，欢快地行走在这样波纹里的两个丫头不会这么想，对吧？

拨开纱帘，从崭新的高楼往外看，北京，大城市，中国最大城市，灰蒙蒙的，透着北方的苍莽，地面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拆，所以，也就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建，陈旧的烟囱、厂房、居民楼，新鲜的纱网、钢架、地基，红红绿绿，方方圆圆，纵横交错，毫无章法，却又让人喜悦，显露出这个既老又新的国家一片繁忙的特质。莫名喜悦，不知道喜悦从何而来地喜悦，生活的图景即将展开，又还没有，这时候最是迷人，人站在边缘、入口，张望、想象，跃跃欲试，却还无法知其究竟，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它将美好——必然、肯定。人生还在放广告的时候，未来就和这个城市一样，在时空的波纹里闪动，充满了可能性。

她们赤脚走在釉面砖上，被许宝擦得光亮无比的瓷砖。

“太热了。”林果把T恤卷在前胸。

“脱了吧，裸奔。”许宝脱下背心扔在地上。高楼的窗外是另外的高楼，远远的多半没有望远镜。

脱掉脱掉。她们一位拉拉同学说，每次一回到家就愤怒地扯掉胸罩：垃圾！

只有女同志会这样吗？不。

钢托紧压第五根肋骨，憋闷、烦躁，烦爆了，越感觉，它就越存在。没人天生爱那个东西。

许宝毫无顾忌地来回忙碌，毫无顾忌，阳光穿过透明

纱帘油油地洒在她娇小的身上，光影起伏，起伏小，但精致。林果又想起一位大胸女同学的话：胸大一点都不好，跑步很疼哒！

“来呀”，许宝在卫生间里擦镜子，擦干净以便欣赏自己，“王翰说，我的脖子像天鹅。”

林果走过去，脚底板感到自己也很轻盈。

“王翰说，我的脖子像天鹅，尤其是他把我悬空在床外时。”爱的初体验让许宝爱上了自己的脖子。

喔，她第一个认真的男朋友，青梅竹马。林果看见这东北军校里的帅哥有娃娃脸大长腿，许宝说，不止，还有性感的小伙子的肩和臀。

她们共同站在卫生间的新镜子前，裸露着，从起初的羞涩躲让到后来的转盼自如，眼睛好明媚啊，分明、透彻，跟一切想象中的美好一致。大白天卫生间很亮，那是她们第一次站在那里，两个年轻姑娘，一切都平滑紧致，又似乎还未完全成熟，像幼兽，皮肤在夏天里发着光。

纱帘拉着，光线还是很强。王翰的胳膊正好能勾在许宝胸口，他从后面环绕着她，温热的暖流从背后袭来。他用大手轻捂她脸，摩挲她的皮肤与睫毛，她轻轻转动，以小脸的曲线回应他的抚摸，透过他的手看到整个房间充斥着朴实而温情脉脉的金线……没有一句诗能够说明缝隙里一刹那而逝而又存于记忆的光。



“我爱你。”

又是十年前的记忆。

别说话，不要说话，语言是苍白的东西。几年后黑暗中许宝捂住王翰的嘴。成熟女人的区别是不再喜欢那些虚无的当时当刻自以为是的话，傻话。

王翰很纯，高一暗恋到大二才表白。

恋爱在一个大冬天。白晃晃的大灯照耀着晚间的什刹海溜冰场，冰面上两个叠在一起的影子很长。

“你爱我吗？”关于爱与不爱的问题，年轻时要尽量让它变成话问出口说出口。

他却松开手许宝的手，摆臂滑向灯火阑珊处。她追不上，双脚用力戳在诺大的紧绷的坚固的海面上。

“爱！”轻声应答以后，大长腿溜出好远，来一个漂亮转身，满脸喜悦，眼波荡漾。

“你爱我吗？有多多多多多多爱？”她大声地对他喊，看见自己喷出的白雾。

“爱！爱到想死！”他攥紧拳头大声回答。

尽量用有仪式感的方式树立记忆中的永恒。

然后就是适度分开与极度想念——王翰留在家乡，即将成为军医。

极度想念，心灵连接肉体地想念，燃烧得即刻想要一个出口，这时候灵魂肉体就会牵着手一起奔跑，奔向那时那刻它们需要的人。出口就在对方身上，他摸索，她也摸

索，他的皮肤有种截然不同的光滑，他的构造很奇特，他跟她是不一样的动物。

“告诉我我是你的唯一，唯一唯一唯一！”

“唯一！”

热切的目光相互求索，凝固住，在彼此眼睛里看见一望无际的青春和永不颓丧的热情。

神奇啊，疯了一样。

许宝跟不少男生好过，真真假假那种。男生们有的花有的傻有的控制欲强有的负能量缠身，只有王翰给她踏实而美好的感受——亲近。

对那些露水情缘，许宝真挚地说：“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我们性情差别很大，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差别也大，相信我，不在一起，是对你好，也是对我好，我们在一起最终一定是悲剧，真的。”

对方最终无力反驳。屡试不爽。

他们在他们沮丧的目光中走出咖啡馆或其他约会地点，熙攘人群里拨通王翰的电话：“我想你了。”

无数年少时光与两个冬天过去了，没人比得上他的帅与纯真。他是她的正牌男朋友。

林果还没谈过，十四岁以来大把时间用于和青春痘战斗，跟日剧、美剧、韩剧厮守，与人的实战几乎没有，所

以她的爱情是另一种，充斥着自我想象。

可是，谁说想象就不波澜壮阔，不绚丽多彩？超长待机的青春期，她已在别人的故事里度过了无数轮回，她已在别人的生活里体悟出好多经验，人生不是还在放广告吗？漫长的酝酿与铺垫，不是在为正片做准备吗？等机缘一来，一切就水到渠成啦。

机缘很快就到了，在某个不经意的中午，学校餐馆门帘被掀起，一张从没见过的脸出现在她视线里，那脸越来越近，还向她的同伴投射笑容，问号像细密的气泡从心底翻腾上来，直达面部，她感到青春痘在迅速破灭结痂愈合，滋滋作响，林果摸摸自己的脸，用一个瞬间切身体会了“一见钟情”。

横空出世之前，这个人等于没有生存过，生存下来，便霸占了林果大半个世界。此后的日子林果蓬头垢面蜷缩在宿舍两平米床上，把人、事、物翻了个底朝天。那人叫成昊，学院里另一个专业的优秀学生。通常情况下名草更易有主，果然，他不属于林果，他有女朋友。不过这不能阻止他成为她的梦，一个梦如同海市蜃楼般在她心中脑中铺展开来了，热情从平静的海底激荡而起，穿越海面喷薄而出，耀眼无比。

梦的美妙也只有在梦里。眼神的转盼和表情的牵动在想象中被升华得无比美妙，她在心里翻江倒海了一百遍，把言情故事写了一百遍，可那些活动仅仅存在于她心里。缺乏痛下杀手的把握，更重要的是，缺乏痛下杀手的野心，



她跟王翰一样，一暗恋就恋好几年。问题是他有女朋友啊，而且还是个漂亮姑娘！林果说。

她的理由在许宝那里就不能成其为理由。

“曾经有一个女人，在阳光特别明媚的午后看见一个陌生男子，那男人有着干净的白衬衫、疏离的态度和她喜欢的声音。于是她心想：我，就要这样的男人。后来那个男人成了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爹，管他曾经可能是谁的男人！”许宝坚定地告诉她。

挺好的，可是，方法论哪？怎么操作呀？

笨蛋才拘泥于方法论，天生好手不需要。

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王翰用大手轻捂她脸，摩挲她的皮肤与睫毛，她轻轻转动，以小脸的曲线回应他的抚摸，透过他的手看到整个房间充斥朴实而温情脉脉金色的光……

爱情，需要用一种行为来加以确定和巩固，这种行为是本能需求，更是建立于肉体体验之上的精神享受。

但他们太享受了，过度享受。

就像饮食，过度满足之后，灵魂深处会骤生一种无奈的失望与后悔，如同吃火锅吃烤鸭吃披萨吃任何东西吃撑了，本源的快乐超越极致，随之而来的是无边疲惫。肉体麻木精神虚空，悔不当初恨不得再也不要！

晚饭时的许宝与王翰是两座沉重的躯壳，瘫坐在餐厅

里，日以继夜的缠绵令他们目光呆滞，空间里有两相生厌的气流在涌动，看不见，感受得到。

许宝翻菜单已经好一会儿了，或者说她没好好看菜，眼神涣散。王翰也是，来来回回的是一条条女人裙子下的腿，他一次次抬头打量这些女人的脸，眼神涣散。许宝不好好看菜但看着王翰呢，爱人的一切被另一人的余光全然承受着，相看两厌的气场胀大了，如同两只气球。

又两条腿过去了，成为戳破气球的腿。

“看什么看！从坐下到现在你看了多少女人？说什么爱我一辈子爱到想死！”纵欲后无法释怀的烦闷终于爆发。

王翰惊讶，继而默不作声。过了很久，才恹恹地解释，他根本不知道那些人长什么样，真的，只是觉得有人来了。

许宝斜眼看他，尝试消化这个解释。显然，她还需要继续学习男人这东西，天生好手刚上路不久。

“看来是腻在一起太久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从指尖到身体的某个地方有痒痒的酥麻感，一种奇特的生理反应。

看到她眼里泛出泪花，他立即从对面来到她身边，抱她，“别生气，小宝，以后不会了。”她就势抓住他的胳膊，愤恨地咬，他的手臂箍紧了，配合着牙齿的力量，箍得好紧啊，继续！来！膀弯和牙齿在角力，膀弯和牙齿也在作无声表态——要在你的心里你的身上留下印记。松开口，俗套的原始游戏结束后，许宝两肋之间藏匿着的压力释放了，错位的心肝五脏回归原处，还附着了感动——感情浓



度升级了。

都说爱情是人的气场碰撞产生出来的，碰撞也出现在另一些地方。

王翰又一次在财政问题上教育她了。

“可是我需要啊。”许宝说。

“你还没工作，花太多钱买衣服。”王翰说。

“可是我想买啊。”许宝说。

“有什么想法你应该告诉我。”王翰说。

“告诉你又怎样？”她迅速大声回答，直面他。

王翰站着，眼里的光突然黯淡下来，站了一会儿，悻悻地往门外走。

她追上去：“你去哪儿？”

“只是想出去走走。”王翰神色黯淡地挣脱。

两个人在开门与关门间纠缠，拉扯过后她像树袋熊一样抱着他。

“你可能自己不知道，小宝，你的眼神，让我读出了鄙夷。”王翰说。

她确实不知道那眼神，她那灵动双眼投射的眼神，聪明姑娘一向善于掩饰，对身体部件有充分的掌控能力，然而这个眼神却僭越她的意识伤害了他。

光洁娃娃脸上的沮丧神情让她心疼，她没想这样，她不想这样，这一次是换她紧紧抱住他了——感情浓度又升级了。

一次次那么投入，表演似地，跟戏里面一样。

她又去百货大楼了，在王翰走了之后，去的结果就是生活费又入不敷出了，可是，一个姑娘怎么能老穿一样的衣服？何况还是个穿大多数衣服都能好看的姑娘。

绿灯亮了，许宝走在斑马线上。几个十七八岁女孩在初春寒风中光腿穿短裙迎面走来——日本风，连化妆都是小店格调。青春洋溢但还冒傻气儿的姑娘让她打消了去再去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念头，是的，她既不喜欢那里的环境也不想穿着那些粗制滥造线头都不整齐的衣服行走在这个城市的斑马线上，要知道，就算是东南亚或中国廉价工厂里制造的国际大众品牌，那也是有自己“身份证”的。

她想到前一天晚上。

外面风很大，非常大，这北方的风怒吼着，仿佛快要要把整栋楼给吞没，又好像在作春天来临前最后的挣扎，他们躺着，王翰光滑的臂膀紧贴着她，带着温度与硬度，她背对他，回忆他们吵架时的情景，居然发现自己在某一天的某一刻的确对他有过一丝真切的厌弃，尽管他的娃娃脸是那样迷人。这种感觉像幽灵一样一闪而过，令她惊讶而害怕，她要转过身好好拥抱他，以抵抗这个幽灵再次侵袭。

他多么可爱啊，有美好的躯壳，还有纯净的心，甚至，他不那么聪明这件事也是她喜欢的，她一直比他聪明，从读书考试到了解人情世故，因此她知道，本性纯良并非普

遍现象。他好可爱。

“你的理想生活什么样？”她问他。

“稳当、踏实，有爱人陪伴。”王翰在黑暗中认真想了想。

“一直干平凡的工作会觉得枯燥么？”

“可能吧。”

“一直过平淡不惊的日子会苦闷么？”

“应该不会吧。”

真实诚，傻瓜。这些答案是她想要的吗？他没有审题。

他们粘在一起时世界是安全的，可是他们并不能时时刻刻粘着，不能只用粘在一起来对付这个世界。独自清醒的时候她隐隐感觉外面有只巨大的野兽在凶残地等待他们，那是什么呢？而他似乎未曾察觉。

所以，为什么不会苦闷？王翰的答案令许宝无法理解，令她苦恼。她只能推动商场的旋转门，以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来消散它们。饮鸩止渴的意思。

二

一个年轻姑娘有五六七八分姿色，加上在审美和男女之事上开了窍，她必然具备魅力，也必然对这个世界更具洞察力。

当许宝按照前台小姐指引走到这个中环世贸三十层名为“Xploring（消费者洞察）”的办公室门口敲门的时候，



她立刻明白这是她想待的地方。

“Coming。”

她走进去，办公室是纯灰色的，桌椅线条非常简洁。坐着的是策略总监，一个相貌平凡的中年男人，头发灰黑相间非常蓬乱，穿着也很随意。他皱起眉，像孩子一样，用一种神经质的表情端详许宝两秒，然后笑了：“你好，我是 Max。”台湾口音。

“你好，我是许宝。”她脱掉大衣，轻轻地坐在椅子上。她知道里面这件衣服会衬得更漂亮。

“Wow，你确定自己有二十岁吗？”Max 继续打量她。

许宝笑了，略带狡诘地笑。

他拿起简历，眯着眼睛看，他告诉她，这个工作并不需要跟她的大学专业有太大关联。

“我们需要的是 AE（客户执行），如果你合适，职位就在那里。”他放下简历，靠在椅背上，露出印有“宫保鸡丁”的 T 恤，“说说，你学的那些东西，用英语。”

聊得轻松随意，就像他身上的 T 恤一样，当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她猜测自己求职成功了。果然，一周以后，她得到了 AE 的职位。

“解决户口吗？”晚上照常是与王翰的通话。

不解决，能进去就不错了。

“那给你买一个吧。”他说他正跟家人商量，给她买北京户口。那时候，黑市上的北京户口是一个大概十万块的